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
第五十回 四杰入山擒邪教 一賊夜刺伊欽差

詩曰：生平豪氣未能伸，運蹇多逢勢力人。英雄空有凌雲志，猶如韓信未入秦。

那個年少男子站在茶館門外，叫馬夢太出去，二人交手打在一處，走了有幾個照面，分不出高低上下勝敗。馬夢太一腳照著那男子踢去，被那個人用手接著，望回一帶，夢太幾乎躺下。那個人把手一鬆，鼓掌大笑，說：「好哇，這個不要臉的拳腳！你去吧，換個人來與我動手。」對著山東馬說：「什麼叫臨敵無懼、勇冠三軍？你出來，我瞧瞧有多大能耐！」

侯爺說：「你這個東西好大膽量！來吧，我與你較量較量！」說罷，躡出去，站在那個人的面前，說：「你來！咱們兩個人分個上下。」揮拳就打。兩個人在當場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分不出強弱來。顧煥章心中暗想：「吾自下山以來，所遇的英雄不少，俱是平常之能耐。今天遇這少年人，果然武藝超群，必受過高人的傳授，我不可傷他。少時，我問他是那裡人氏，姓什麼，叫什麼，我可以回稟大人，也算收一個英雄。」想罷，兩個人鬥有片刻工夫，那少年跳在旁邊站定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改色，笑嘻嘻的說：「不愧人稱賽報應，果然英雄也！」煥章說：「朋友，貴姓？」那人說：「你不必問我，我先與這山東馬較量較量。我也知道你是臨敵無懼、勇冠三軍人物。」山東馬一聽此言，心中說道：「這個人拳腳精通，我須得用智取他。」

想罷，來至那少年跟前不遠，說：「咱們兩個人是文戰，是武戰？是比拳腳，是論能耐？」那少年說：「你說吧，文戰怎麼樣？武戰怎麼樣？」山東馬說：「要是文戰，我練一趙拳，你給我報個名兒，報的上來算贏，報不上來算輸，這就是文戰。要是武戰，我拿刀剝你三刀，不准你還手；你剝我三刀，我也不還手。」那少年說：「你我也無冤無仇，何必用刀？咱們就是文戰。你先練？我先練？」山東馬說：「你先練吧。」

那少年拉開拳腳架子，練將起來。山東馬並不認識，回頭暗問顧煥章說：「侯爺大哥，那叫什麼拳腳名兒？」侯爺說：「燕青拳。」山東馬回頭說：「你別練了，三尺童子俱都會練。練那個生的，叫人家不認得，那才成哪。」那少年說：「我再練，你先別誇口。」一變拳腳勢，又練將起來。山東馬又問侯爺說：「顧大哥，這是什麼拳腳名兒？你說說，我聽聽。」侯爺說：「這叫太祖拳。」山東馬回頭說：「練的這叫太祖拳。你一練的時候，我就知道，沒有那麼大工夫望你說。」那少年說：「罷了，你真是英雄！我再練一趙，你叫上名兒來，我就算輸了。」說罷，拳腳勢一變，又練起來了。成龍又問侯爺說：「那叫什麼拳腳？」侯爺說：「唔呀！那個拳歷害的很哪！我方才與他動手，就知道他是個英雄。今天他一練這拳腳，吾就知道他是那門中的人。那拳叫五祖點穴拳，能隔山打牛，百步打空。」山東馬一聽此言，回頭說：「你別練了，這叫五祖拳，專能點穴。」那少年說：「你全猜著了。你練練，我瞧瞧吧。果然你練的拳，我叫不上名兒來，就算我輸了。」

山東馬打了一個飛腳，望前走了三步，又打了一個旋風腳；又走了三步，又打了一個飛腳，說：「我練完了，你說我那拳腳什麼名兒？」那少年男子說：「我不知道。這是造謠言，沒有這樣拳腳路子。」山東馬說：「你不知道我也練了，怕你學了去。我這拳叫『嘎嘎拳』，兩頭尖，有三十六著，一著分十手，共三百六十六手。這是神傳的能耐！」那少年說：「你說那不算，你得贏的了我才行哪，贏不了我不成。」山東馬一聽，說：「什麼？我贏不了你？」說罷，望前就湊到了那少年跟前，上邊說著話，底下就是一腳，把那少年男子踢出兩三步遠，幾乎栽倒。山東馬說：「你嚐嚐這個『嘎嘎拳』，歷害不歷害？」那少年男子也笑了。

侯爺過去問道說：「朋友，你是哪裡的人？姓什麼？叫什麼？」那少年說：「我姓張，名義，表字二虎，別號人稱笑面閻羅。適才我正要到高家堰尋訪侯爺，不意在半路之上聽見山東馬喊嚷，我才知道你們三位的名姓，暗地跟隨，來到此處。適才我與馬成龍談話來，眾位多要寬量！我這裡有你師弟一封書信，特意叫我專呈台前」說罷，從兜囊之內掏出書信，交與侯爺，說：「這是你拜弟專差我奉上。」侯爺接過來一看，「內函專呈恩兄顧大人文啟」，書內「福建台灣聚泉出發」。下邊是「名內詳」。侯爺拆開一看：青陽入律，淑氣通春。恭維恩兄大人台前，福履釐平，曷勝心頌。昔蒙青盼，銘感五中。金蘭之誼，不敘套言。前在黃河灣一別，倏經八載，天南地北，人各一方，弟現得福建台灣聚泉山之主，帶管二十四座海島，手下有雄兵三萬，頭目二百餘名。弟暫借道棲身，以待時來。近弟接一謊言，說兄長高官爵顯，不知所因何故？兄如念金蘭之好，賜弟一實信可也。今遣人去拜弟張義，近呈台前，如見面之時，賜回音於來人可也，則無可欽，並請金安，惟望鑒查。合府清吉，請安不一。

弟王天寵頓拜侯爺看罷書信，復反又進茶館裡邊落座。侯爺叫人買了一分八行書，借了筆硯，寫了一封書信，交與張二虎說：「張二兄弟，我的事情你也知道了，信我也寫明白了，見了吾拜弟王天寵再細說一番。」說著話，把張義的酒飯錢侯爺給了。張二虎說：「你們幾位改扮來此，有什麼事？」山東馬說：「沒事，沒事。」張二虎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就告辭了。」二虎揚長竟自去了。三個人方才要走，只見從南邊過來一個人：「穿著紫花布的汗褂，青洋縐的中衣，青緞薄底窄腰快靴；紫微微的臉膛兒，年約二十有餘，喝的醉醺醺的，口中說道：「不知我這裡立著廠子嗎？跑到我門口兒來練拳腳來啦，真是江邊賣水！哪個過來與我較量較量？」馬夢太正憋著一肚子氣沒處施展，心裡說：「我瞧這小子是前來討打！我何不借他前來尋我，我打他一頓出出氣。」一個箭步躡到外面，說：「小子，休得要在太歲頭上動土，老虎嘴邊拔毛！」上頭用手一擋，底下一腳將賊人踢倒在地，揮拳就打。

正打之間，從那邊來了一個人，身高七尺有餘，身穿藍綢褲褂，薄底快靴；面似薑黃；細眉大眼；到了馬夢太的眼前，躬身施禮，說：「這位朋友，不必望他一般見識。這是我兄弟，無所不為，喝醉了他就罵街。人家都看著他是一個老街坊，不好與他作對。今天得罪了尊駕，該打，該打。」馬夢太是個外場的朋友，一聽這話，自己站起來，笑嘻嘻的說：「我多有猛撞，是因為我們與一個路遇的朋友在這裡比武，你兄弟口出不遜。你貴姓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叫陰棟。不知尊駕貴姓大名？」瘦馬說：「我家住北京城安定門裡國子監，你聽見說過有一個裡九外七、皇城四門、營城司坊、南北衙門著名的人物，家號姓馬，號稱夢太的？那瘦馬老太爺就是我。」說到這裡，他楞了一楞，覺著說錯了，「這是私訪啊！」想罷，接著說：「那就是我們的近街坊。我也姓馬。那邊兩個是我的拜兄：一個姓顧，一個姓馬。」陰棟說：「三位到南邊敝處，我有話說。就是前邊那座蓮花觀。」三個人正訪不著盧定河的下落，心中猶疑，「聽他所說，大概是好人，何不前去看看是如何？」想罷，夢太說：「二位哥哥跟著我，去到那邊坐坐。」